

中庸

中庸注參



中庸注參

陳
柱
題



097.2
C715



#1124

0011407

中

陳

柱
輯
注



注

參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庸注參

自序

史記孔子世家言子思作中庸。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沈約云：「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然則史記之中庸，與漢志之子思爲一歟？爲二歟？而今禮記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或卽爲漢志之子思歟？或爲子思之數篇歟？斯固未可知。而今所傳禮記之中庸篇，則固非史記之完本，明矣。近爲暨南大學及大夏大學兩校，講中庸，乃以己意略注之，其別無新意者，則仍采鄭注。並略錄各家之說，以備參考。而於近代戴震、康有爲、馬其昶、及業師唐蔚芝先生之說，錄之尤衆。雖不必盡同己意，而唐書醇粹而精深，戴書

切實而通明，康書博大而新穎，馬書簡當而明析，皆中庸注家之英傑也。輯注既畢，命之曰中庸注參，爰爲之序曰：中庸者，蓋子思述孔子之學，而益發輝光大之者歟？其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足見孔子學問之淵源；其稱「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天時者，占有時間者也；水土者，占有空間者也；足見孔子之教，因時因地而異；其稱「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足見孔子之教之大；其稱「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寬柔溫厚，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足以見孔子爲教之態度；其言「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足見孔子爲學之精神。故或者謂中庸之書，不翅孔子之行狀，信不誣也。且後之大儒，莫著於孟、荀二子。史記孟子列傳謂「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一本門下無人字，則孟子蓋親受業於子思。故孟子書亟稱子思、荀

子雖以非孟子之故，亦因而非子思。然吾觀中庸之言性也，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爲道，修道之爲教。」則子思之言，實開孟、荀二派。何者？孟子言性善，率性之說也；荀子言性惡，修道之說也。中庸又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前者則性善所本；後者則性惡所本也。他若「尊德性而道問學」，性善故尊德性；性惡故道問學也；「致廣大而盡精微」，孟子重遠先王，溫故也；荀子貴法後王，子貴專一，盡精微也；「溫故而知新」，孟子重遠先王，溫故也；荀子貴法後王，知新也；「敦厚以崇禮」，孟子道性善，故敦厚；荀子道性惡，故崇禮；若夫「極高明而道中庸」，則二子之所同尚，故孟子尊「孔子聖之時」，而荀子稱「孔子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則孟、荀二子之學派雖異，舉不能外乎子思。中庸篇所言之旨，是研究儒家之學派者，於中庸一書，尤有不可忽者矣。然則吾今之輯是注，或亦不無小補乎？昔講學南洋大學時，曾著中庸通義，久已刊布。

今勿勿十餘年矣。雖不敢謂學有寸進，然治學之方，今則大異於昔，欲舉而棄之，又有所不忍，別再版行世，以覘今吾故我之異焉。

中華民國十九年七月十六日，北流，陳柱，柱尊序於上海國立暨南大學。



中庸注參

說明

(一)中庸爲儒家思想最重要之書，然古來注者或多失之迂腐，近今注本，又多失之淺陋。本書輯注，力矯此二弊。

(二)鄙人所注，務使簡易明白，所輯各家之注，自戴東原以下，多近代大家之言，均深受時代學術之影響，無陳腐之習氣。

(三)戴震注中庸，世亦尙少傳本。

(四)所輯各注，以近代大家爲多。以古代之注，多已流行；近代之著作，尙頗少人留意也。

(五)所採之注家，爲鄭康成、孔穎達、朱熹、顧炎武、戴震、康有爲、徐灝、徐紹
楨、劉師培、馬其昶、唐蔚師、陳鐘凡諸家。



中庸注參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柱按：命猶生也。故生命連言。論衡骨相篇云：「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是命有生義。天命之性，謂天生之自然者謂之性。是人生之本然，不假於外者也。率，鄭注云：「循也。」循此自然之性而行，謂之道。道，路也，引申之爲人生之道。好生而惡死，此生物之性也。有此好生之性，則循此好生之性而行，去死避難，以求遂其生之性，是之謂道。然生物雖好生而惡死，然好之不得其道，或縱欲之過而自戕其生，或專欲之過而彼此相殺，則亦自取死亡之道也。故是道也，又必脩而明之而後可。故君子修而明之以教於人人，故曰修道之謂教。

參考

戴震云：生而限之於天，是曰天命。凡分形氣於父母，卽爲分於陰陽五行。人與百物，各以類滋，



皆氣化之自然。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性之大別，各以氣類。而同類之中，又復不齊。故曰：「天命之謂性。」有生以後，則有相生養之道，亦如氣化之不可已。經傳中或言天道，或言人道。天道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也。人道以生以養，行之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是也。凡人倫日用，無非血氣心知之自然。故曰：「率性之謂道。」然心知有明闇。當其明則所行不失，當其闇則有差謬之失。悟者，察其得失，而使一於善。非於道之外，別爲法制也。故曰：「修道之謂教。」篇內又以修身修道連言，身之實事是爲道，道不可不修明矣。

康有爲云：人非人能爲，天所生也。性者生之質也。稟於天氣以爲神明，非傳於父母以爲體魄者。故本之於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率，循也。循人人公共稟受之性，則可公共互行，故謂之道也。修，治也。道者可行之謂，尙多粗而未精。善道者以其法傳之人人，故謂之教也。言孔子教之始於人道，孔子道之出於人性，而人性之本於天生，以明孔教之原於天而宣於人也。

劉師培曰：告子曰：生之謂性。儀徵阮氏性命古訓曰：性字本從心生。先有生字，殷、周、古人造此字以諧聲，聲卽意也。蓋人乘性而生，故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樂記言「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蓋血氣心知，卽性之實體。古代性字與生字同。性字從生，指血氣之性言也；性字從心，指心知之性言也。性生互訓，故人性具於生初。

陳鍾凡云：大學言修身本於正心誠意，中庸則推其原於性命。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者天賦人類自然之本能，道者發展本能之謂，教者由明之誠，故謂之修道。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註按：道者生生之道也。故不可須臾離。離則死矣。然此道貴乎能修。而修之本在乎隱微。故戒慎恐懼乎不見不聞之時。蓋深明乎行爲之本於意志，欲行爲之善，先求乎意志之善也。

參考

戴震云：人所行即道，威儀言動，皆道也。「可」如「體物而不可道」之可。凡對人者接於目而睹，則戒慎其容儀；接於耳而聞，則恐懼有愆謬。君子雖未對人，亦如是，爲動輒失道，而不使少疎也。

唐蔚芝師云：曰「戒慎乎其所不睹」，則其可睹者戒慎更可知也；曰「恐懼乎其所不聞」，則其所可聞者恐懼更可知也。

馬其昶云：性體充實，無間一息。失其本然之性，卽一息非人。故道不可離。莫見莫顯，猶什子言「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故慎獨爲率性之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柱按：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其猶陰陽二電未經摩擬，尙未發生電氣之時乎？「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則非不能喜，不能怒，不能哀，不能樂矣。惟貴乎中節而已。能中節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亦可謂之和也。反是，則當怒而不怒，亦不足謂之和。故中庸之道，非鄉愿所得似也。致中和，」謂人人皆極致乎中和也。「天地位焉，」謂天地得其所，極言天下太平也。「萬物育焉，」謂萬物得遂生生之道也。夫儒家之學，以天地位，萬物育爲主旨，其道何等博大，與近世歐洲之物競主義，國家主義，專以殘殺異類爲自存之計者，其仁暴蓋相隔天淵矣。

參考

戴震云：中和者，動靜俱得之美名。喜怒哀樂中節，卽可以言和。其未發也，雖赤子之心無知，亦卽可以言中。論喜怒哀樂，不惟未發以前，無所容心。卽發而中節，亦無所容心也。論中和之實，則合天下事，無不自中出，無不以和爲至。故曰：「大本」曰：「達道」。篇內言「尊德性」與上兩節之文相足，言「道問學」與此節文和足。德性曰尊，所謂戒慎恐懼，所謂慎獨是也。問學曰道，此所謂致是也。德性，譬則身之血氣也；問學，譬則飲食也。不保護而自耗敗其血氣，與廢飲食之養，無以增長吾之血氣，其爲二事甚明。以喜怒哀樂言中和，性情之德無一人不可語於此也；以中

和言大本達道，孰能盡之哉？其功非於發與未發也。由問學以擴其心知，「至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乃爲致之所極。凡位其所者中也。凡達其生者和也。「天地位」，天地之中也。「萬物育」，天地之和也。中和而至於「天地合其德」，故曰「天地位焉」，以見中之如是也。「萬物育焉」，以見和之如是也。「天地位焉」，該凡位其所者言也；「萬物育焉」，該凡達其生者言也。凡位其所者，天定者也，本也；凡達其生者，人事於是乎盡也，道也。孔子對齊景公問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喪服傳曰：「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蓋天地位，萬物育，無適而不可見也。本亂必害於道，道失必害於本，中和雖分言之，致中和之功，一而已矣。

唐蔚芝師云：此章言性情教育，推原天命，實卽人道教育也。人道以性情爲本，大學言修身在正心，不外乎去好樂忿懼諸弊；言齊家在脩身，不外乎去哀矜傲惰諸弊。孟子言良心則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可見修齊治平之道，以治性情爲最要。

徐紹楨云：廣雅釋詁廣韻三鐘竝云：「庸，和也。」此中庸亦常訓爲中和。書中凡言「君子中庸」，「中庸其至矣乎」，「擇乎中庸」，「中庸不可能也」，「君子依乎中庸」，皆稱引孔子之言。子思恐學者不知中庸之義，又恐學者不知庸之爲和，故先於第一章發明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乃以仲尼曰：「君子中庸」云云，其後稱「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又以「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申明之。所謂道中庸，亦卽致中和之義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柱按：此時中，孟子所稱孔子聖之時者也。各本作「小人之中庸也」，無反字。今依王肅本加無忌憚與上文戒慎恐懼相反。

參考

戴震云：「中庸篇內『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由之務協於中，故曰中庸。而猶乃也。君子何以中庸？乃隨時審處其中；小人何以反中庸？乃肆焉以行。」陸德明釋文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當是魏晉間仍有古本未脫反字者。」

康有爲云：「孔子之道有三統三世焉。其統異，其世異，則其道亦異。故君子當因其所處之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上下無常，惟變所適。別寒暑而易裘褐，因水陸而資舟車。道極相反，行亦相反。然適當其時，則爲此時之中庸，故謂之時中。若守舊泥古，而以悍狂行之，反乎時宜，逆乎天運，雖自謂中庸，而非應時之中庸，則爲無忌憚之小人而已。」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柱按：就氣性而言則爲中和，就行事而言則爲中庸，二者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此孔子歎中庸之道之至，而能行之者少。民能行中庸者少，則放辟邪侈者多，則由上之禮教不明也。

參考

戴震云：民非知而能之也，由於先王之禮教，而心志純一謹厚，無私惡僥肆之行，則亦能之。蓋生養教化盡於上，使民有恆心，故也。

唐蔚之師云：此「鮮能」與下「鮮能知味」同。蓋天下過者爲橫民，不及者爲懦民，世必多能中庸之國民，而後天下可望其平，故教育國民，必以中庸爲主。

康有爲云：天下之道教多矣。然如耳目鼻口，各得一偏，寡能齊天地之容，協羣生之宜者。惟孔子中庸之道，雖極平常，而實詣其至極。惜諸子之偏邪而不能爲也。民謂當時諸子之徒。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桂按：道謂中庸之道也。此謂人之行道明道，皆有過與不及之患，以見中庸之難也。「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以見知又難於行。可見中庸之道，雖非人人所能知，而明禮樂以範之，卻可以使人之

人能行。

參考

戴溪云：道不出人倫日用之常，愚者任其惑聞，不求行之無愆；不肖者溺其心，不求得事之宜。此失之不及，而道不行不明也。智者自負其不惑，以爲行之不謬矣，而往往多謬；賢者自信其無隱，以爲出於正而已矣，往往執而鮮通。此失之過，而道不行不明也。皆弗思焉耳。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柱按：道亦指中庸之道，此歎無明中庸之道，以範天下民者。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柱按：上言知賢之過，與愚不肖之不及。此言舜之大知，而能不過。其能不過，又在乎好問，察邇，隱惡，揚善，故能執其兩端之中，而用之於民，使民之愚不肖者，亦能行中庸而無放僻邪侈之患也。

參考

戴震云：執其兩端，如一物之有本末首尾，全體無遺棄也。「其斯以爲舜乎」，言舜之知，而又如斯，是以爲大知。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註：按此言不能守中庸之道者，必有禍患，如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不知避也。雖自以爲知，其不知甚矣。

參考

戴震云：人不自以爲知，則必常兢兢，庶幾少失；未有自以爲知而不動輒得咎者也。人倫日用之常，由之而協於中，是謂中庸。則審擇而知其意，守之勿失，亦人人可與於此者。自以爲知，雖知其意，旋必失之。

康有爲云：天下之學者皆自以爲知者，然未從中庸之道，未幾卽爲異教所誘，是無異搶康莊之大道，而入罟獲陷阱也。而尙自謂其知，其愚可憫矣。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杜按：上言擇乎中庸，而不能守，此言顏回擇乎中庸，得一善而不失，以見大知不自知，故能知，與常人之自知而不知者異也。

參考

戴震云：服膺弗失，謂如持物者奉之著於胸間，不少置也。

唐蔚芝師云：以罟獲陷阱不能辟，喻擇乎中庸不能守者。蓋人旣不能信依中庸，乃日以機機變詐爲事，以己之機心，召天下之粒機，必致納於罟獲陷阱以死；是以機心自殺也。若旣擇乎中庸矣，乃爲世俗所轉移，而不能守，機械之心亦得乘之，久亦納諸罟獲陷阱之中，雖追悔而已無及，是實從以蹈於死機，因以自殺者也。此皆予智之心誤之也。

康有爲云：能不感於他途，而得中庸之道者，「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得一善而服守不失，故盡萬善而兼貫靡遺。顏子仁者，能守中庸。

馬其起云：人仁同字。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柱按：此慨世無能行中庸之道者也。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此至難能者也，而世或有能之者；獨中庸之道，人人所共能，而獨無能之者，是以深歎之也。

參考

戴震云：均謂分疆正域，平量財賦，有取於均之事。天下國家可均，則其人不私者也；爵祿可辭，則其人清者也；白刃可蹈，則其人剛者也；各成其一德而已。中庸必具衆德，又非勉於一時，故難。徐紹楨云：夫中庸爲記中之用，則以庸訓和，當矣。鄭君於「君子中庸」復訓庸爲常，朱子因之，遂有平常之訓。孔子明曰：「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則亦非平常

可知。程子謂不易之謂庸，亦但以意言之，余皆不敢從也。

子路問強

參考

康有爲云：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洪範以弱爲六極之一，故強爲人道自立之德也。

子路勇者，能行中庸。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柱按：鄭注言三者所以爲強者異也。抑，辭也。而之言女也，謂中國也。鄭以而爲女，女指中國，恐不然。抑而，均辭也。「抑而強與」，猶云抑強者與？卽下文「而強者居之」之強者，問雖爲三，而解則二而已。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柱按：南方之強，老子一派近之，後來之佛尤然。北方之強，墨子一派近之，後來之俠尤然。

參考

戴震云：厭，憎服也。

唐蔚芝師云：寬柔以教，以寬柔爲教也。老子曰：「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斂藏退守，南方之強似之。

康有爲云：君子以人同一體。凡人之不能，皆我之不能也。故矜而教之，自無褊隘忿激之心，是以寬柔以教。凡人相加之無道，亦我之無道也。故犯而不校，但有含容覆載之意，是以不報無道。物立於羣生間，強則存，弱則敗。故人道之自保，皆戰勝之餘力。立國立教者，皆然。故百死不畏，撓孔子有取焉。

故君子利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柱按：強者雖居於北方之強，非卽北方之強也。君子雖居於南方之強，非卽南方之強也。故此更就君子之強而言之。和與中立，此近乎南方之強者也；國無道至死不變，此近乎北方之強者也；合而一之，故和而不流矣，中立而不倚矣，不唯無道不變，卽有道亦不變矣。故爲中庸之強。鄭注：流，移也；塞，猶實也；矯，強貌；塞或爲色。

參考

唐蔚芝師云：君子者不固於方隅者也。處世以和爲貴。然和而流，則與衆人皆濁矣。惟和而不流，所以爲中庸之道也。孟子曰：「中天下而立，」中立不倚，有特立獨行之概，不隨世俗爲俯仰，所以爲中庸之道也。不變塞焉，至死不變，是篤信中庸之學，而守死善道者也。

康有爲云：矯，大力貌；倚，偏著也；塞，窮也。易曰：「旁行而不流，」行於非道而不入於非道，與物委蛇而不沒靡焉，尤有神力矣。其居中履正，獨立不懼，無所倚傍，自行其是，有大力矣。若隱居求志，行義達道，窮達一轍，不以曲學阿世，遭亂際變，守節奉義，生死一致，不以患難易操，凡四者，皆大

勇也。非血氣所能。孔子體之，以教子路，爲中庸之強。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柱按：鄭注：「素，讀儲，儲猶鄉也。」蓋上文言矯，此言矯而非隱怪。

參考

戴震云：素隱行怪，謂含常行之道，而專鄉隱僻以矯異於衆也。

康有爲云：素隱，如老學之隱退曲全；行怪，如墨子之生不歌死無服。凡諸子皆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極易感人，故徒衆廣大，多有嗣爲其後以述其教者。孔子以前，若沮溺楚狂之隱，子桑伯子原壤之怪，其類甚多。孔子皆不欲爲之，言此爲外道異教，不可從也。蓋有智仁勇之德，尤不可溺於非道也。此爲誤入異道者戒。

馬其昶云：惟庸行無赫赫之名。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柱接此言行中庸之道，須有始有終。

參考

漢有爲云：有智仁勇之君子，能擇中庸而行之，遠道矣；然心力不毅，多中道沮廢，赧然自放，或一贊而即止，或末路而失節。若此者，秀而不實，淹留無成。孔子則學而不厭，優焉擊華也。此爲學道而中止者戒。

馬其視云：惟庸行可久。

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

柱按：「依乎中庸」與上「素隱行怪」異矣。不見知而不悔，則無遵道而行，半途而廢之患矣。

參考

戴震云：「依乎中庸」於人倫日用之常道，無不盡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不見知不悔。康有爲云：《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

可拔，「此學道而成聖者也。聖之品位，孟子以爲在神之下，蓋神人惟孔子，自餘學之至者，則證聖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柱按：君子之道，中庸之道也。夫婦之愚不肖者，可知可行，以見中庸之道，人人可勉；聖人亦有所不能，以見中庸之極致甚難，雖聖人亦不能不勉。

參考

戴震云：「許叔重說文解字曰：『費，散財用也。』故其義爲散之所廣徧。君子之道，雖若深隱難窺，實不過事物之咸得其宜，則不可徒謂其隱，乃費而隱也。後儒以隱爲道之體，是別有所指以爲道，非聖賢之所謂道也。道卽人倫日用，以及飛潛動植，盈天地之間，無或違其性，皆是也。故下推言所謂費，而不及隱，文理甚明。」

唐蔚芝師云：夫婦之懃可以與知，良知也；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良能也。愛親敬親，匹夫匹婦亦能知之，而能行之。及其至而聖人亦有所不能知，蓋物理繁賾，聖人亦有所不及知也；及其至而聖人亦有所不能，蓋人功物曲之巧幻，聖人亦有所不及能也。

馬其昶云：費而隱，則不必素於隱矣，求道於費可也。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柱按：此申明聖人之於道，亦有所不知，不能也。天地之大，人猶所憾，則聖人之於明道行道，人不能無憾也可知。人不能無憾，則聖人之知有不盡，行有不盡可知。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柱按：鄭注：「語，猶說也。所說大事，謂先王之道也。所說小事，謂若愚不肖夫婦之知行也。聖人盡衆行，察猶著也。」柱謂：中庸之道，在於人倫日用，故人人不能破除。故曰：「語小天下莫能破。」及其

至也，「止於至善。」然而善無止境，故曰「語大天下莫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柱按：此申明上文語大語小之意，造端乎夫婦，故莫能破也；察乎天地，故莫能載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柱按：道爲人倫日用之道，故不遠人；若夫所爲之道，素隱行怪，遠於人倫日用，則不可爲道矣。

參考

戴震云：而者，語之轉。「以爲」與下文「以爲」同。上所謂費，徧及事物言之，皆不遠人者也。人之爲道若遠人不可謂道，素隱行怪之非道，明矣。

康有爲云：道非以爲鬼神，道非以爲木石鹿豕，道以爲人之道也。道要於人所行，通於人所共行，則可以爲道。故孔子之道，因於人性有男女飲食倫常日用而修治品節之。雖有高深之理，卓絕之行，如禁肉去妻，苦行練神，如婆羅門九十六道者，然遠於人道，人情不堪，只可一二畸行爲之，

不能人人共行者，即不可以爲人人共行之道，孔子不以爲教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柱按：以所執之柯，度所伐之柯，其長短相差或不能無遠。惟君子之道，以人治人，必無遠於人道之理。若有遠於人道者，則務必改之，使合而後止也。

參考

朱熹云：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君子之治人，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

戴震云：法在所執之柯，以比度所伐之柯，視之既審，或不免微差，猶謂之遠，可也。君子治人之道，非自我立之，法不過以心之所同然者喻之。彼之心以爲宜然，未有不自改者，斯可以止矣。是誠不遠也。

唐蔚芝師云：執柯伐柯者，所執者已成之柯也，所伐者未成之柯也，故猶以爲遠也。若人則稟性

皆同，實無彼此之別，故不遠也。且執柯伐柯，非任木之性也，必待於繩削也，故猶遠也。若以人治人，則任人之性也，無待於繩削也，故不遠也。且執柯伐柯，不能爲再三之改也，再三改而柯受傷矣。若人治人，則雖爲再三之改，而人仍可進於道也，故改而卽止也。

康有爲云：夫卽人卽道，至簡易矣。然人之爲性，金剛水柔，嗜甘忌辛，氣質有殊，習俗有別，則不能無差。孔子修道，但因人之固有而略改定之，或抑有餘，或補不足，釋回增美，如斯而已，非有離人之神術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勿願，亦勿施於人。

柱按：忠恕違道不遠，不遠非近之謂，乃與道相合，而絕不相離之辭。上文以人治人，卽此文之忠恕也。以人治人，亦猶以己治人也。故曰「施諸己而勿願，亦勿施於人」，此消極的忠恕。

參考

康有爲云：中心出之之謂忠，恕心行之之謂恕，違，去也，道者人所共行也，必與人同之而後可物

類雖多，而相對待者不外人己。同爲人類，不相遠也。人莫不愛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孔子告子貢以一言行終身者，推己及人，乃孔子立教之本，與民同之。自主平等，乃孔子立治之本，故子思特揭之。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信，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柱按：此所求爲積極的忠恕，合消極積極兩者，則君子治己治人之道，可以明矣。鄭注：慥慥，實言相應之貌。

參考

戴震云：人之常情，於人易求盡，以此反諸身，則盡道矣。凡所當盡者，行之誠不易，亦可知勿責於人矣。自古施於人而不顧其難受，責於人而已概未能，天下國家所以亡也。行易不足，言易有餘。

不敢盡，其謹可知。言願行，有言必有是行也；行願言，恐不逮其言，是自棄也。

康有爲云：人生而有父母，同生而有兄弟，事業則有君臣，交游則有朋友，皆人之不能離者，所謂達道也。然人之交處，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欲感而利害生，故最易生嫌而相失。惟君子責己而不責人，先自盡其子臣弟友之道焉。若爲父爲君爲兄者，亦當自責以慈仁友愛。孔子但從其多者言之，以卑幼多於尊長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柱按：此謂君子向其所處之位而行其道。處富貴則行其道於富貴，處貧賤則行其道於貧賤，處患難則行其道於患難，處夷狄則行其道於夷狄。無在而不可以行其道，故無在而不自得。而不以富貴淫其志，貧賤灰其心也。君子行道之勇如此。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柱按：此明君子於富貴貧賤，均正己以行道，而不求於人也。無求於人，故能不怨天，不尤人。命謂自然而然者，既正其在己者，則富貴貧賤聽之自然，而不求於人也。修身在己，故爲居易，富貴外物，故當俟命。小人則不然，唯富貴之是務，故不惜舍正路而不由，故曰「行險以徼幸」。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柱按：此以射申明上文正己而不求諸人。

參考

馬其昶云：道在反己，不怨天尤人，此皆率性之實功。外是以言道，非中庸之道矣。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柱按：此明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引詩言妻子好合，則兄弟可翕，然則父母之順亦可知。唯詩文略

而不言耳。故孔子補之曰：「父母其順矣乎？」

參考

戴震云：謂如詩之言，父母未有不順於心者。

此章康本移在「君子之道四」之上，云：此章舊錯素位章下，鬼神章上，於義不倫，今移在此，康與下子臣弟友相銜不紊焉。

馬其昶云：此言君子盡道於己，可以順親，故下云：修道之教必以孝爲先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柱按：此雖言鬼神之德之盛，然而云「不見不聞」，云「如在」，則非以爲真有鬼神之形狀可知。故儒家之言鬼神，與墨家之明鬼不同。鄭注：「體，猶生也；可，猶所也；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思，皆聲。」

之助。」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也。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柱按：此數節孔子就在上位者而言之，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必得者當就其常言之，如云：「衛生家必得其壽，是其常也。而有不壽者，則其變也。聖人之教人，則就其常者言之而已。且又當就比較而言之。與他人之比較易知，與本身之比較難見。如某非衛生家，而享壽八十；某爲衛生家，而壽止三十。則衛生似無益於壽矣。而不知向使壽八十者，益以衛生，焉知不滿百壽三十者，不益以衛生，焉知不二十而止？則衛生非無益於壽明矣。人之修德，亦何異此？」鄭注：「詩大雅嘉樂之篇，憲，可法也。」

參考

馬其起云：此立教之聖人，致極中和之驗。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柱按：鄭注：聖人以立法度爲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

令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

武王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

柱按：鄭注：續，繼也；緒，業也；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胃與？壹戎殷，壹用兵伐殷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

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柱按：鄭注：「未，猶老也。先公，組紼以上，至后稷也。斯禮達乎諸侯大夫庶人，謂葬之從死者之爵，祭之用生者之祿也。言大夫葬以大夫，士葬以士，則追王者改葬之矣。期之喪達於大夫，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絕之，不爲服，所不臣乃服之也。承葬祭說期三年之喪者，明於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

參考

馬其昶云：有其德無其位，亦可以盡孝之量，故立教之聖人，不必皆受命者。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柱按：鄭注：「修，謂掃蕪也；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也；設之當以受尸也；時食，四時祭也。」

參考

顧炎武云：達孝者達於上下，達於幽明，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者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柱按：鄭注：序，猶次也；爵，謂公侯大夫士也；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奉牛，宗伯共鷄牲矣。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受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爲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醵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謂既祭而燕也。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

參考

戴震云：序昭穆，據子孫之昭穆無爵者，在階前西面北上，昭爲一，穆爲一，凡二列，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以次而齒。序爵，據族與賓之有爵者，文王世子篇論公族朝於公曰：內朝以齒，外朝則以

官。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此序爵兼同姓異姓之明證。特牲饋食禮，嗣子舉奠之後，神事將終，賓與兄弟以次相酬，曰旅酬。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柱按：鄭注：「踐，猶升也；其者，其先祖也；踐或爲繼。」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柱按：鄭注：「社，祭地神，不言后土者，省文。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

參考

朱熹云：郊祭天，社祭地，禘，天子之大祭，追祭太祖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四時

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

馬其昶云：列引文武周之大孝，至於格天受命，饗帝饗親之盛，皆不過充其孝之量而已。此自誠而明者之事，教之所由生也。

徐紹楨云：此言「治國其如賓諸掌」，猶孟子言「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耳。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杜按：此儒家於法治人治兼重之中，而尤重人治之旨，可見。故注重教育。鄭注：「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

參考

康有爲云：人賢才也，君主之政，莫如文武。孔子舉以爲哀公法。荀子曰：「不忠無治法，忠無治人。」苟無其人，則雖有良法美意，亦文具空存而已。無關實政，不能逮民也。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柱按：此謂善人生善政，猶善地生善木，其變化猶蒲盧之於桑蟲然。鄭注：敏，猶勉也；樹謂殖草木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矣。敏或爲謀。蒲盧，螺贏課士蟬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

參考

朱熹云：蒲盧，蒲葦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蒲葦易生之物，成尤速也。

戴震云：蒲盧二字疊韻形容之辭。蓋古有是語，夏小正雉入於海爲蜃。說曰：蜃也者，蒲盧也。與螺贏同名。蒲盧取義，可推而知。政雖利民，不得其人，皆適以病民，有隨入轉變之義。夫子答哀公問政，止於此。下文承夫子論爲政而推廣之以論學，王肅私定家語，並襲取之，以爲夫子之言，謬矣。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柱按：此言爲政在於得善人，而欲得善人，要須先自善其身，欲自善其身，要在修道，而修道真要於

仁。仁從人從二，由己以推及於人人之謂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親親之義也。義字從羊從我，善己以及人也。故取人以身，而後能尊賢。此可知儒者親親尊賢並重。

參考

戴震云：道之大目：下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是也。隨其身之爲君爲臣爲父爲子以及朋友，微之踐行，身之修不修，乃見。修身以道言，以道實責諸身也。道之責諸身，往往易致差謬。必盡乎仁，盡乎義，盡乎禮，然後於道無憾。「修道以仁」者，略辭，兼義禮乃全乎仁。分言之，由仁而親親，由義而尊賢，由禮而生殺與等。仁至則親親之道得，義至則尊賢之道得，禮至則有殺有等而靡不得。親親尊賢及其等殺，卽道中之事。仁義禮難空言，故舉以見其略。人於人，情相同，思相洽，故曰「仁者人也」。事得其宜則無失，故曰「義者宜也」。禮則各止其分位是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更益之以禮，卽仁至義盡之謂。

徐灝云：能盡其性之謂仁。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人之義，卽仁之道。

也。天命之謂性，性至善亦至仁。能盡其性，斯人道盡矣。故仁字從人而二之。宋尤叔晦曰：古文有因而重之以見義者，因子而二之爲𠂔，（卽孫字）因大而二之爲𡗗，（卽太字）因人而二之爲𡗗，（卽仁字）是也。二有偶意，引中之有相親之義。鄭注：中庸所謂「相人偶」是也。擴而充之，則曰：「博愛之謂仁。」仁道至大，亦至微。故有一事合於義而可謂仁，有終身行之而不得至於仁者，言各有所當也。

康有爲云：仁者在天爲生生之理，在人爲博愛之德，惻怛舒平，氣和卻節，無有傷惡隱忌嫉妬愁感險譖僻違，仁之性也。董子述孔子微言曰：「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於仁。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又養而成之。人取仁於天，而仁也。故有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文理燦然而厚，智廣大而博，故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也。」尸子曰：「孔子本仁。」此孔子立教之本。孟子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老子以「天地爲不仁」，故自私；孔子以天地爲仁，故博愛。立三世之法，望天道之行，太平之世，則大小遠近如一，山川草木昆蟲鳥獸莫不一統；大同之治，

則天下爲公，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務以極仁爲政教之統。後世不述孔子本仁之旨，以據亂之法，小康之治，爲至，泥而守之，自隘其道，非仁之至，亦非孔子之意也。甚者自私，流於老子之不仁，此則與孔子之言相背矣。

又云：仁從二人，人道相偶，有吸引之義，卽愛力也，實電力也。入具此愛力，故仁卽人也。苟無此愛力，卽不得爲人矣。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蓋人力行仁者，卽爲道也。此傳子思之微言，爲孔教之的髓也。然愛者力甚大，無所不愛，從何而起？孔子之道分三等，親親、仁民、愛物。而道本於身，施由親始，故愛親莫大焉。義者，仁之宜也，禮者，仁之節文也。蓋仁者無所不愛，而行之不能無斷限，分別之得宜者，義也。仁從內出，故尙親親；義從外定，故尙尊賢；禮則節文斯二者，馬其起云：此承前節之義，言教必本於孝，而饗帝饗親之禮，由此生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柱按：鄭注：「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柱按：前言「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蓋以修身爲爲政之本也。以大學言之，則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以修身爲本也。此又言「修身不可不事親，事親不可不知人，知人不可不知天」，則以事親爲知人知天之著見者，猶以修身爲爲政之著見者也。以大學言之，則齊家治國平天下，爲修身之著見者也。然則修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齊家治國平天下爲修身之功。「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儒家之道，卽以修身爲本，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爲功，非於修齊治平之外，別有所謂道也。

參考

康有爲云：「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爲本。」「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以事親爲本。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以知人爲本，然人情萬變，知之未易，則當窮極天理，乃能知人。窮知天理，則達造化之故，通生化之理，明治教之原矣。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柱按：人生之關係，孰能外此五者之外，亦不能再多其一，故曰：「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而以知仁勇行之，故曰：達德。達德而先乎知，則研究學術，以益民生，以求五者之幸福，斯爲要務矣。有知識學問，必繼之以仁德，不然則知識學問，適足以爲殺人之具，而其知非真知也。故繼之以仁。仁則知愛己愛人，且知不愛人則並己亦不能愛矣。然行之尤貴乎勇，仁而不勇，或知之而不能行，或行之而不能力，或力矣而不能久，故終之以勇。由今言之，知爲智育，仁爲德育，勇近體育，蓋身體不強，亦未有能勇者也。

參考

戴震云：天下之事，盡於以生以養，而隨其所居之位爲君爲臣爲父爲子爲昆弟夫婦朋友，概舉其事，皆行之不可廢者，故謂之達道。指其事而言則曰事，以自身行之則曰道。不務踐行，則身不

修行之差失，則道不修。上云「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求華之仁義禮無失以大共之理言也。是爲隨事審處之權衡。能權之使輕重不爽，則知也。然不徒曰知，而兼言仁者，世不乏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者也。又兼言勇，則強力不可奪。以三者行之，庶幾於仁義禮無憾。謂之達德，人皆宜有諸己也。

康有爲云：「既隨人氣而爲人身，則生我及我生者爲父子，事我我事者爲君臣，同我生者爲昆弟，配我者爲夫婦，與我交者爲朋友，無能去者，日用行之，故謂之達道也。」孔子爲五倫，蓋因乎人身之自然，而非有強立，故其道不可須臾離也。有出家不娶，舍父母夫婦兄弟矣，然此道必不能人人從之，仍非人人共行之達道也。若夫君者長上役人之義，臣者卑賤役於人之義，則百業未有能免之者。故孔子之道，乃天人自然之理，無有能外者也。人道所以別乎犬馬，聖者所以過於愚頑，以其識知也。……故知爲先焉。推恩遠及於禽獸，不推恩則不能保身家。博愛故仁爲大焉。氣有動力，乃能運兩儀。人含鐵質，乃能立一身。故弱爲六極，強爲天行，則勇爲要焉。佛氏亦貴智慧。

慈悲勇猛。三者，具天下之達德也。一者誠也。蓋五道非三德不行。三德非一誠不行。此節爲孔子道教之大，學者宜盡心焉。

馬其昶云：聖人言性，不外三達德，言道不外五達道。以知仁勇之德，行君臣父子五倫之道，所謂修道之教者，修此而已。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柱按：生知、學知、困知，其所以知雖不同，及其能知也一；則可見人之稟性，雖或有厚薄之不齊，而有可知之性則一，所以貴乎修與教也。安行、利行、勉行，三者亦然。

參考

戴震云：知仁勇之德，人咸有之，亦人咸反之已而不足者也。既反之已而不足，則疑行之以是而未能盡道。然惟務乎此，日新不已，下學而上達，始焉不足，終必能足，舍知仁勇，其於達道，更無所

以行之者。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不過質性有差等，是以不足，至於能足則同。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柱按：上言「忠恕遠道不遠」，不遠者無遠也，無遠則相合矣。此言近者，非無遠之謂，則好學不過近乎知而已，而好學非即知也。力行近仁，知恥近勇，亦然。

參考

戴震云：此又引夫子之言，下文因推廣言之。王肅私立家語合前後爲答哀公問政，謬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柱按：上文言知人不可不知天，此言知治人則知治天下國家，則知天之爲何事，不已可推而知乎？蓋天猶天道，泛而言之，則爲知天；就實事而言之，則爲治天下國家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

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柱按：九經以修身爲本，尊賢與親親相成，敬大臣與體羣臣相成，子庶民與來百工相成，柔遠人與懷諸侯相成。鄭注：體，猶接納也；子，猶愛也；遠人，蕃國之諸侯也。

參考

戴震云：羣臣位卑，宜加體恤，恐情不能自達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柱按：鄭注：「不惑，謀者良也；不眩，所任明也。」來百工以足財用，足見注重工業，深知工業爲國家之財源，向來儒者倘注意及此，則中國工業，早應發達矣。

參考

朱熹云：此九經之效。

康有爲云：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士感恩則鞠躬盡瘁，効死力以圖報。工技巧則物究其極，流通廣而多財。四方歸則德施博。天下畏則威名尊。此言九經之效。

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詭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柱按：鄭注：「既讀爲饒，饒廩稍食也。」此九經之方法。

參考

朱熹云：此九經之事。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參考

朱熹云：「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虛文矣。」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柱按前定，卽豫也。今謂準備。鄭注：「跲，躓也。」

參考

朱熹云：「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柱按：此言爲臣之道。欲治其民，先要得乎上；欲得乎上，先要信於朋友。蓋事上以忠，交友以信，忠信本相連也。信乎朋友，先要能順乎親，蓋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而外交人亦不之信也。欲順其親，又要在乎反身而誠；欲誠其身，又在於明善。若善惡不明，亦不得謂之誠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柱按：誠者本能也，卽所謂「天命之性」，故曰「天之道」；誠之者擴充本能，所謂「修道」，故曰「人之道」。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柱按：本能有大小，禽獸之本能大於昆蟲，而人類最初之本能，亦大於禽獸。聖人則生知安行，其本能尤卓越乎人羣。此蓋指因應環境，適用本能，而能擴充之首出庶物以立教者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則以人力擴充本能，而互相效法，守善不忘，故積累以進化不已也。此人類所以異於各動物者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

柱按：既以人力擴充本能，斯可謂之學問。學尚乎博，則重歸納也。又繼以審問慎思明辨，恐所學之不精，而歸納者之有誤也。以篤行殿於明辨之後，知之不能明，則行之不能篤也。亦以見知難於行。學問思辨行五者皆先曰「有弗」，而后繼之曰「弗得弗措」，以見學行貴專，不專亦不能篤，必能專而後能篤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柱按：苟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況其本爲明者強者與？此學之所以貴乎勇也。

參考

唐蔚芝師云：凡人之於學問，必視之如身心性命，始終不舍，而後可底於成。夫人當志學之年，若

不毀然自命，而俯仰千古，成聖成賢者，百不得一，何也？學之弗能而措，問之弗知而措，思之弗得，辨之弗明，行之弗篤而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非言其效也，乃言其志也。康有爲云：明者擇善而得，強者固執而中。夫天下知勇之姿本少，而愚柔之稟爲多。然或有自暴自棄之心，或爲南荊滅裂之學，宜其永爲下愚弱質，而不能有成也。苟能以學問思辨五者，用百倍之力，則雖在愚者，聞見博而智益明，雖在柔者，行日起而有功。孔子勸學厲志，於是切矣。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柱按：自誠明者，自誠而明也。自明誠者，自明而誠也。人各有人性中之本能，以有此本能，故能適應而擴充之，此性也。既能適應而擴充之，則知識益大，而本能愈能擴充，此之謂教。故非誠則無明，非明則無誠。譯言之，則無本能不能有知識，無知識則本能不能擴充。

參考

康有爲云：自誠而明者，如大日之含熱力，自然大放其光，此天生之聖，由性自得之也。自明而誠

者，如蓄火之生熱力，此人爲之事，由教而成之也。含實熱者無不放光明，得光明者無不有實熱。
易曰：「文明以健。」大學「在明明德」，則明亦可至於誠也。易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孟
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誠則必明也。然聖性之誠明，雖不待教，而累世積仁積智，亦自教
來，則教爲重也。」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
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

按：誠者本能也；至誠者，則以本能擴充至於至大至極之謂。以有此能擴充之知能，故能盡人之
性，以盡物之性。蓋學術愈發明，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之足以盡人性，盡物性者愈益進步。淺而
喻之，電之爲物，昔以爲異於天地之自然者，今則有人造之電矣。故曰：可以與天地參。

參考



陳銘凡云：誠其性之德也。天地間一切見象，舉凡鳶飛魚躍，水流花放，無一非誠之表見。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蓋人之本性即萬物之本性，同出一原，初無二致。故「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矣。」誠乃宇宙間絕對的本體，超乎時空關係，永久不變者。故曰：「至誠如神，至誠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高明。」天地之道，析言之：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合觀之：可以一言盡，曰：誠而已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柱按：致曲，謂以其一端之誠而擴充之也。能擴充其一端之本能，而使之全，則亦卒能至乎至誠之域。

康有爲云：其次通大賢以下之人。曲，一端也。致，推致也。形者發而露形。著者顯而成體。明者光之注射。動者力之壓運。有光有力，物從而變，且萬化而不知所極。誠之者，但能充養此真實無妄之一點，則實有於己而爲誠。既實有矣，則積中發外而爲形。既發外矣，則軒豁呈露而爲著。既顯著矣，則發越光輝而爲明。既有光力，則注射鼓盪而爲動。既感動矣，則陶鎔改易而爲變。既變矣，則如造化而不知致曲可欲之善也。誠有諸己之信也。形著充實之美也。明動充實而有光輝之大也。變化大而化之之聖也。學者但患曲之不致，不忠道之不成。如懷妊然，積微著而生人矣。如點電然，積微光明而照野矣。誠極則有不期然而自致者。但患無胎孕之始，則無從而化育，是不誠無物，亦終必亡而已。

馬其起云：次，次第也。致極中和，其次第必由於致曲。曲者性體發見之端，致即孟子所謂擴充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柱按：易爲卜筮之書，至孔子始以倫理說之，「描向日迷信之積習」。此云至誠前知，見乎蓍龜，又復襲古易迷信之思想矣。此儒家自孔子以後漸與神學混雜之樞紐，老子謂「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中庸此段，正與相反。

又按：誠爲本能，凡生物之本能，不爲物欲所亂，則極易於感通，如莊子所稱鷦鳥能知人之有無機心是也。至誠者能擴充其本能，而又不爲物欲所亂。故曰：「至誠如神。」此文唯見乎蓍龜句，雜入迷信之說耳。

參考

康有爲云：前知，豫記後事也。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容貌動作威儀之間。識記之說，吳祥之論，卜相之事，竊異恍惚，不盡可信。而前句之理，實有之；經史傳記，繁不勝徵。

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柱按：誠者本能，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也。物有物之誠，人有人之誠，其純本於天，而無一毫人欲之偽，故曰「誠者自誠也」，是所謂「天命之性」也。率此天命之性，而推行之，故「率性之謂道」，此所謂「道自道」也。物猶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向使無此本能，則生物與無生物等耳。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柱按：生物之本能，唯在成己。惟人則不然，擴充之而至於成物。本能惟發於愛己之情，故曰成己仁也。本能擴充以後，知愛己必兼乎利人成物，則本能變而爲知識矣。故曰成物知也。然則析而言之：誠者本能，誠之者知識。合而言之：則本能知識，均謂之誠。故曰：「誠者性之德也。」本能，內也；知識，外也。故曰：「合外內之道也。」鄭注：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

參考

康有爲云：此言德性合人己內外。蓋道本諸身，有己然後有物。仁者無不愛，而先愛其身，身不能

外物，有物然後有己。知者無不知，而必博乎物。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蓋仁與智，皆吾性之德，則己與物皆性之體。物我一體，無彼此之界。天人同氣，無內外之分。水之周於全地，電之徧於長空，無外則大而無盡，無內則小而無窮，貫徹圓融，不能離斷。物即己而已。即物，天即人而人即天。凡知之所及，即仁之所及，即我性道之所及；其知無界，其仁無界，其性亦無界。故誠者知此，以元元爲爲己，以天天爲身，以萬物爲體；故自羣生之倫，無有痛癢之不知，無有痿痺之不仁；山河大地，皆吾徧現，翠竹黃花，皆我英華，徧滿空虛，渾淪宙合，故軫匹夫之不被澤，念飢溺之在己，澤及草木，信孚豚魚，皆以爲成己故也。其次僅知人類之爲己，則思濟太平而援自立。又其次僅知國之爲己，則思定社稷而安民生。又其次則知鄉族之爲己，則廣陸卹而勤惇敘。又其下則知家之爲己，則勤孝養而勞慈蓄。若此者各以知之大小，爲仁之大小，則其性道之大小差焉。然能與國爲體，以家爲己，盡智竭力以爲之，至死而畢焉，亦合內外之道也。雖所成者小，但已不能卻外物爲非己焉，惜其蔽於所知，不能推致之耳。若欲界斷人物，屏限內外，但知

爲己，奉以爲道，此則聳者閉目不見青天，病者昏沉不知痛苦。其有但以修身寡過，爲孔子之道者，則喪失其性者也。失性者謂之狂，缺體者謂之疴，何與於斯道乎？然道無人已，而措之有宜。當成己之時，則闢然退藏，潛龍勿用；當成物之時，則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卷舒自得，闔闢因時，雖冰炭相反，而各協時宜，此爲時中之道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杜按：至誠者擴充其本能，以至乎其極，而又不爲物欲所亂，不失其本者也。能行之以不息，故能有博厚高明悠久諸德。此理想中之聖人也。以爲學者之標準焉。

參考

唐蔚芝師云：天下至要之功，莫如不息。世未有立心不久而可以成學問者，亦未有立心不久而

可以成行詣者。

康有爲云：「天行之健，自強不息，歷古彌永，發揚彌昭，惟孔子以之。」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此言孔子與天地同用。」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孔子與天地同體。」

馬其昶云：「無欲常超於萬物之表，高明也。仁以爲己任，萬物一體，博大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一念萬年，悠久也。」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

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註：按此以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以見聖人之誠，與天地同也。所以者何？則在於擴與積而已。故昭昭之多，亦天也，而不能繫星辰，覆萬物，必待擴而積之，以至無窮而後可。一撮土之多，亦地也，而不能載華嶽，振河海，必待擴而積之，以至於廣厚而後可。於是見聖人之誠，在乎擴充之不已，而後可至於博厚高明與悠久也。

參考

康有爲云：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深遠也。純，易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論語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公羊曰：「王者孰謂？謂文王。」王氏愷期曰：「文王，孔子也。」何氏休曰：「蓋孔子爲撥亂改制之文王。」子思言其道純美同天之悠久博厚高明而不能絕於後世也。

馬其昶云：無窮者天也，卽此昭昭之多者，亦天也。天地山川，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偏端之與全體，一也。惟其不貳，故不測。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杜按：鄭注：育，生也；峻，高大也；言爲政在人。政由禮也；凝，猶成也。

參考

朱熹云：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

馬其昶云：德卽三達德，天命之性也。非三達德不能行五達道。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杜按：德性猶本能也；學問所以擴充本能者也。二者本並重。而後之儒者，如孟子則尊德性爲多，荀

子則重道問學爲多矣。德性與問學，相反而相成；廣大與精微，相反而相成；高明與中庸，相反而相成；溫故與知新，相反而相成，敦厚與崇禮，亦相反而相成。吾國之學，向來多高談德性，而所謂問學，亦不過詞章訓詁，而不知衣食住行，皆有問學也。既高談性命，則動言天地同體，可謂廣大矣，而不知注重於小微。至於爲人，則又以無毀無譽爲中庸，而不敢進於高明。溫故而不求知新，崇禮而不求敦厚，故成爲今日庸弱之民族。此學者所當矯而正之者也。

參考

康有爲云：溫讀如燗，溫之溫，故，古也；敦，厚也；性，有質性，有德性。德性者，天生我明德之性，附氣質之中，而昭靈不昧者也。粗者爲知氣，精者爲神明。古稱明德，後世稱爲義理之性，或言靈魂，或言性識，諸說之名不同，其發明此實則一也。尊者以奉持德性爲主也。然人間世與接爲搆，事理物理，無盡也。非假途問學，雖生知之聖，亦不能通其名物象數，況其他乎？故以問學爲道路也。由此達彼，非由道路不能通至，故尊德性而不達問學，猶人終身盤潔一室，而不覽天下山川之美。若

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則終身徬徨道路，而絕無一日家室之安。且足跡不出戶庭者，廣廈之數陳必俗；堂室之結構不奇，終身不歸家室者，雖游覽時或有權，然而棲皇必嗟羈旅。故二者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此孔子之正道，子思所親傳，學者守此自不至惑於歧途也。既知尊德性，道問學之正軌，則德性忠於福隱，學問忠於陸陋，故貴廣大焉。德性則一體萬物，學問則博極古今，庶幾至廣大矣。凡廣大者每患粗疏，故德性則含元吐精，通微含漠；學問則精義入神，微妙難識；庶幾盡精微矣。德性每患於卑污，學問亦苦於濁下，又貴高明焉。德性如青天蒼蒼，白日明明，學問如登篆造極，燃燭照犀，亦庶幾極高明矣。凡人高明者每患偏奇，故德性則履中和之極，蹈規矩之常；學問則發人道之中，順天理之正。庶幾道中庸矣。然天人進化，無有窮盡，不可守舊以自安；凡已過之故迹，可溫尋考驗以證其得失；凡未著之新理，可深思力索，以知其變通。夫故者，大地千萬年之陳迹，不溫尋之則不知進化之由，雖欲維新而恐誤；新者，萬物無窮盡之至理，不考知之，無以爲進化之法，雖能勝古而亦愚。孔子甚愛古跡，尤好新法。法者其義相關，故戒守舊之愚。

害，而亦不可爲滅古之鹵莽也。若夫由德性問學而施之於行，則務本於仁，而敦加其厚，必崇夫禮而節之以文，此言孔子之聖，無所不備。莊子所謂「古之人其備乎，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在」，不如諸子之蔽於耳目鼻口之限於方隅也。

是故君子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註按：此申上文敦厚崇禮之義，能敦厚崇禮，則不驕不倍，而語默得其宜也。

參考

馬其昶云：此言聖人有至德要道，所以能盡其性。能盡其性乃能時措之宜，而保其身。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註按：此可見儒家之學，並非完全復古。

參考

康有爲云：古今異宜，日新其道，今世常用今法，若遽引神農之並耕，禹之土階土簋，非徒不行，亦且招災。此孔子改三世之制，開新王之法，以治後世，而子思引之，以攻時流守舊復古之徒也。

徐紹楨云：反常讀「小人反中庸」之反，言愚自用，賤自尊，乃至於乖背古道，故災及其身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柱按：此言當時諸侯多變亂舊章，而孔子有德無位，不能如周公相天子，作禮樂也。鄭注：「文書，名也。」

參考

馬其昶云：天子議之爲禮，天下行之爲例。禮器，「禮之大倫」，疏「倫，猶例也。」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柱按：此法後王之說，苟卿之所自也。

參考

康有爲云：孔子改制，必有所因，損益三代，而從周最多，取其近而易行也。周末諸子，皆改制，子華作華山之冠，以自表；墨子制三月之服，土階茅茨，是也。墨子攻孔子曰：「子之古非古也，法周末法夏也。」故知孔子改制，從夏殷少，而從周多。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柱按：鄭注：「三重，三王之禮。」

參考

朱熹云：三重，呂氏謂議禮、制度、考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不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不從。

柱按：此謂上世之制度，雖有善者而年代已遠，無徵於民；近今之制度，亦有善者，而作者非聖，而民

不尊之，斯所以當考諸三王而多從周也。鄭注：上謂君也，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下謂臣也，臣雖善，善而不尊君，則其善亦不信也。徵或爲證。

參考

朱熹云：上謂夏商，下謂聖人不在尊位。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柱按：「本諸身，徵諸庶民，」則人己之情得；「考諸三王而不繆，」則得失成敗於古有徵；「建諸天地而不悖，」言推於天下而皆可行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極言其當也。或曰：世豈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之道乎？曰：法度則無，而死欲求生，危欲求安，則今人之心，亦千萬年之人心也，又何惑焉？

參考

唐蔚芝師云：天行之理，千古不變，而人事則日新而月異，要各有窮變通久之理，皆後聖之責也。生斯世者，因時制宜而已。「世之相去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其揆一也。」所以不疑而不惑也。

靡有爲云：君子，孔子之道，民皆信從，蓋有故矣。身者聖人之身也，既爲人身，故衣服飲食宮室，即因人身而制之；器械聲樂禮文，皆因人耳目口鼻四肢百體而制之；內自性情之微，外及衡度之粗，皆以身爲之本。人身之宜，即人道之宜也。苟人身之性情好惡有異，衡度之大小或變，則一切制度皆無所用。人身或如遠近婦人之蕭索，身橫九畝之長狄，則一切制度皆當改變矣。孔子之道，皆近取諸身，故能合乎人性，協乎人情，準乎人度，故可行也。然教主之委棄，清明寡欲，實有與人絕殊者；或絕世出家，或辟穀練氣，若遽以推及人，則民者冥也，愚智縣殊，好尚多反，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然孔子未敢信己也，必徵諸庶民，考飲食男女之

欲審喜怒哀樂之情，然後順而導之，藩而飾之，故議道自己，而法制以民，審定人情之順逆，多因風俗之沿革，令人人可行，乃爲大道也。三王之法，施諸民俗而安之者也，其制可補苴而益善，其憲實考驗而無乖，故孔子之道總經思益三王，而損益之，順時施令，因地制宜，則建諸天地而不悖也；明命鬼神，幽靈效順，則質諸鬼神而無疑也。三十年爲一世，三千年爲百世，孔子發明據小歷之制多，而大同之制少，蓋委曲隨時，出於撥亂也。孔子之時世尙多稚，如養嬰兒者，不能遽待以成人，而驟離襁褓。據亂之制，孔子不得已也。然太平之法，大同之道，固預爲燦陳，但生非其時，有志未逮耳。進化之理，有一定之軌道，不能超度；既至其時，自當變通；故三世之法，三統之道各異，苦衷可見，但在救時。孔子知三千年後，必有聖人復作，發揮大同之新教者，然必不能外升平太平之軌則，亦不疑夫撥亂小康之誤也。撥亂升平太平，道皆相反，豈不疑於此是而彼非，致生疑惑，而生攻難乎？然并行不悖，各因其時，雖相反而相成，後聖心契道表，必無惑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

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柱按：世大古通。鄭注：「射，厭也。」

參考

馬其起云：此言聖王在上，制作禮樂，所以能盡人物之性。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柱按：鄭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所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讓之也。』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

諸夏之事山川之異。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柱接此盛贊孔子之道之大。鄭注：「幬亦覆也；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大德敦化，厚生萬物，喻天子也；幬或作濫。」

參考

朱熹云：小德全體之分。大德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

馬其昶云：孔子不必得位而能配天地，其德大也。

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柱按：此言聖人之德，剛柔爲用，而皆得其宜。鄭注：「言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也。蓋傷孔子有其德而無其命。」

參考

朱熹云：聰明睿知，生知之質。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

馬其昶云：此言孔子能盡其性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柱按：此言孔子之道，必能行於天下萬世。鄭注：「如天取其運照不已也。如淵取其清深不測也。尊親，尊而親之。」

參考

孔穎達云：更申夫子蘊蓄聖德，俟時而出，日月所照之處，無不登仰。

康有爲云：言孔子之聰明容知，如天之溥博，如泉之淵深，寥廓流行，無所不有，隨其時而出之，以治世也。時當亂世，則出其撥亂之法；時當升平，則出其升平之法；時當太平，則出其太平之法；天覆無方，泉流無定，因時而已。

馬其昶云：此言孔子能盡人物之性。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柱按：鄭注：「至誠，性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

參考

馬其昶云：化育天命之性也。姚永樸謂卽周易是已。

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柱按：淵喻其知之深，天喻其化之大。鄭注：「言聖人乃能知聖人也。」柱謂上文言「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所謂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也；此云「苟不固聰明睿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所謂雖聖人亦有不知也。辭非矛盾，苟不固猶苟非實。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知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

柱按：鄭注：「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人所以不知孔子者，以其深遠。禪爲絅，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表之，爲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淡，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溫而理，猶簡而辨，直而溫也。自謂所從來也。三知者，皆言其賸末察本，探端知緒也。入德，入聖人之德。」

參考

朱熹云：前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下又推之以至其極也。「遠之近，」

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

康有爲云：今僞毛詩鄭風作「衣錦褰衣」，子思引作「衣錦尚絅」，疑魯詩也。今亡。「君子闇然而日章」，言孔子不欲希世而道自行。「小人的然而日亡」，言諸子急於媚時而道終滅也。蓋孔子之道無權謀法術之近效以動人，淡矣，而人偷日用久而不厭；無談天雕龍之辨以譎世，簡矣，而改制立法備極殊文；無刑名督責以威世，溫矣，而經世宰物，皆中理解；故不筆之於書，雖隱之口說，以傳弟子，而待後世，其文不著，學者苦於不得其門而入；然因一端而貫通之，由近者可推而至於遠，由風來可察而驗所自，顯者可發而識於微，則亦可入孔子之門，而知德矣。如知孔子之本仁，則撥亂之小仁可推至於太平之大仁，是知遠知近；知孔子之神化，則陰陽之消息可推至變化之神明，是知微知顯，其他皆可類推。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

柱按：此猶篇首之慎獨也。鄭注：孔，甚也。言聖人雖隱居其德，亦甚明矣。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柱按：「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與老子「無爲之事，不言之教」有以異乎？曰：老子之言，謂爲於人之所欲爲而如無爲焉，教於人人之所欲教而如不言焉。中庸之言，則有於中化於外，未言之時，已以身作則，而民有以知必然。如己身廉潔，將不待教令，而民多知重廉潔。否則己身貪劣，而日日以廉潔號召天下，又孰從而信之？鄭注：「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

參考

朱熹云：奏，進也。進而感格神明，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民自化。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柱按：此皆修之於身之效也。苟不修之於身，雖貧而民不勸，雖加以鈇鉞而民不威矣。鄭注：「不顯，言顯也，辟，君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柱按：此言德之至微而至大。以猶與也。鄭注：「輶，輕也；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毛耳。倫，猶比也。載，讀曰栽，謂生物也。」

參考

朱熹云：詩皇矣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則猶有生色者存。不若蒸民詩所言德輶如毛，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不若文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

商務印書館出版

學國學叢書

本書由國學家分任編校，選輯各種國學名著，經史子集詩詞散文，均有單行。采入各篇，以足表其書或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為主，取精錄要，而無刪改割裂之病。諸書分段標點，並加詳釋。卷首撰有新序，述作者生平及本書概要，所以指示研究門徑者，不據其詳已出下列多種，定價自三角至一元五角。

- | | | | | | | | | | | | |
|-----------|-----------|-----------|-----------|----------|----------|----------|-----------|-----------|-----------|-----------|----------|
| 莊子……沈德鴻 | 管子……唐敬果 | 新唐書……呂思勉 | 文通……章錫琛 | 史記……莊適 | 後漢書……莊適 | 史記……胡懷琛 | 孟子……經天授 | 經學歷史……周予同 | 春秋公羊傳……許慎 | 禮記……葉紹鈞 | 詩經……經天授 |
| 荀子……葉紹鈞 | 韓非子……唐敬果 | 墨子……唐敬果 | 列子……唐敬果 | 淮南子……沈德鴻 | 晏子春秋……莊適 | 呂氏春秋……莊適 | 世說新語……胡懷琛 | 新序說苑……莊適 | 宋元學案……經天授 | 傳習錄……葉紹鈞 | 楚辭……沈德鴻 |
| 柳宗元文……胡懷琛 | 王安石文……胡懷琛 | 歸有光文……胡懷琛 | 顧炎武文……唐敬果 | 方姚文……莊適 | 惲敬文……莊適 | 古詩源……傳東華 | 陶淵明詩……傳東華 | 王維詩……傳東華 | 李白詩……傳東華 | 白居易詩……傳東華 | 陸游詩……黃逸之 |
| 孟浩然詩……傳東華 | 王士禎詩……胡去非 | 李後主詞……戴東萊 | 蘇辛詞……葉紹鈞 | 周姜詞……葉紹鈞 | | | | | | | |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十三經白文	洋裝皮脊 二册 三元五角
易經讀本	布面 二册 二元五角
周易白文	一册 三角五分
尚書白文	一册 五分
書經讀本	一册 六分
詩經讀本	四册 四角
毛詩白文	四册 四角五分
韓詩外傳	一册 一角
禮記白文	小字本 一册 四角
禮記菁華錄	一册 一角六分
春秋左傳讀本	小字本 四册 四角五分
春秋左傳白文	小字本 一册 一元五角
春秋左傳句解	六册 三角五分
左傳擷華	二册 五角五分
左傳菁華錄	六册 五角
孝經	一册 六分
四書集註	四開本 六册 六角五分
四書讀本	六開本
大學	一册 三分
中庸	一册 六分
論語	五册 四角
孟子	七册 三角
四書白文	六册 三角二分
大學中庸	一册 五分
論語	二册 一角
孟子	三册 一角七分
論語白文	小字本 二册 一角五分
論語話解	四册 五角
論語文解	二册 四角
孟子白文	小字本 一册 七角
經史百家雜鈔	六册 一元六角
古文觀止	六册 六角
東萊博義	一册 一角六分

(尚有各種不及備載詳見本館圖書彙編)



中 庸 注 參

此書作者僅圖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輯注者

陳

雲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上海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

商務印書館

A COLLECTION OF NOTES TO CHUNG-YONG

BY CHEN CHU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Oct., 1931

Price: \$0.3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D